

明清小品丛刊

[明] 张岱 著

陶庵夢憶  
西湖夢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小品丛刊

[明] 张岱 著  
夏咸淳 程维荣 校注

陶庵夢憶  
西湖夢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 (明) 张岱著; 夏咸淳, 程维荣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5 (2009.5 重印)  
(明清小品丛刊)  
ISBN 978 - 7 - 5325 - 2868 - 4

I. ①陶... ②西... II. ①张... ②夏... ③程...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74 号

明清小品丛刊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

[明]张岱著

夏咸淳 程维荣 校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4 字数 223,000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101 - 6,400

ISBN 978 - 7 - 5325 - 2868 - 4

---

I · 1431 定价: 25.00 元

##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发展到明清，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明阶段，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但也是作者众多、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庄子》、《韩非子》一类以思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以文体为特征命名的时期，这就是文学史上习称的明清小品文。

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

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明人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散文、韵文的文体。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

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仍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一些精采的短章片断,可以看作是后世小品文的滥觞。六朝文人的一些书信、笔记之类,如《世说新语》中所记的人物言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读〈世说新语〉》),更是绝佳的小品之作。唐代小品文又有长足发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精品。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的小品文,刺时讽世,尖锐深刻,在衰世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宋代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而其中代表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一位小品文的巨匠。苏轼自由不羁的性格,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使小品文这种文体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创作出大量清新俊逸之作,书画题跋这一体裁更是达到了极致。以致明人把他推为小品文的正宗,编有《苏公小品》。宋代兴起的大量笔记,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小品文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并有大量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从而使小品文创作趋于繁荣,还得到晚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著作径以“小品”命名,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等;还出现了不少以“小品”为名的选本,如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陈天定编《古今小品》、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等。而作为小品文达到鼎盛阶段标志的,还得推当时出现的许多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小品文作家,如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和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以及同时或稍后的屠隆、汤显祖、张大复、陈继儒、李日华、吴从先、刘侗、张岱等,均有小品文著述传世。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晚明小品虽然在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无法与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等相比;但在反映时代思潮、探寻人生真谛方面,同样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晚明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之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使社会思潮产生了新的变化,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得到了新的审视;同时,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仍有一部分作家仍然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文学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或以其潇洒的情趣,或以其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

明清小品文不仅是中国古典散文终结期时的遗响,而且也是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换中的重要一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少散文作家都喜爱晚明小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认为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之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更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小品与幽默,强调自我,主张闲适,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的观点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但鲁迅先生对小品文本身以及晚明文学的代表袁宏道等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不够”(《一思而得》)。鲁迅先生是把战斗的小品比作“匕首”与“投枪”,他晚年以主要精力创作杂文,正是重视小品文作用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阵小品随笔热,明清小品的价值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重又为人们所发现,并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明清小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给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文本,我们特出版了这套《明清小品丛刊》。

本丛刊精选明清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小品文集。入选本丛刊者,系历史上曾单独成集者,不收今人选本。入选的小品文集一般根据通行本加以校勘,所据版本均在前言中予以注明。一般不出校记,重要异文则在注中注明。由于明清小品文作者多率性而作,又多引用前人诗文及典故,所论又多切合当时社会风尚,为给读者阅读提供参考和

帮助,特对入选的小品文予以简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语词一般不注。明清小品文集的校注工作是一项尝试,疏误之处当在所不免,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朝暮由山文湖舟中，出入市而游台，游生士大夫门，好游市日念常。移居南社，筑天湖庵于湖西，暇时咏诗，自号湖上人。年七旬，欲娶为妾，曰：‘年秋妾敢以谢。’天孙：‘好去，取世衣为婚。’年得千金，嫁好女，世衣遂盛而弗就。世衣未嫁，女中甲子，又不

## 前 言

张岱年，字宗子，号石公、陶庵、蝶庵、天孙、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故又自称“蜀人”、“古剑”。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年诸说不一，据商盘《越风》张岱小传推算，当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享年九十三岁。

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号石公、陶庵、蝶庵、天孙、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故又自称“蜀人”、“古剑”。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年诸说不一，据商盘《越风》张岱小传推算，当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享年九十三岁。

张岱出身世代簪缨之家。高祖张天复、曾祖张元忭、祖父张汝霖，相继登进士，三代荣显，学问与文章有名当世。尔后张门仕宦不兴，张岱之父张耀芳久困场屋，年逾五十始授兖州鲁王府长史，这样重振门庭的希望便落在张岱这个嫡长子身上。他幼而颖异，六岁即善属对，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及长，才艺富赡，兴趣广泛，自云“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又喜游历，长期盘桓于江南繁华之地，到过南京、杭州、苏州、扬州等名城。他

还广交才士名流，各色市井人物，深受市民文化的熏陶。天启、崇祯时期，明朝统治已濒临天崩地坼的边缘。张岱目击时艰，志存“补天”，拼力角逐科举，但屡试屡败，连个举人的功名也未获得，遂愤而绝弃举业，专力潜心于书史，意欲效法马、班，继承先人遗志，修撰一部明史巨著。不久，明朝在甲申之变中灭亡了，刚在江南建立起来的福王、鲁王小朝廷也接连崩溃。顺治三年(1646)，绍兴沦陷，张岱拒绝臣服清廷，携家逃往嵊县西白山中，时年适逢五十。从此，张家由世族豪门骤然沦为普通民户，生活非常艰难，“布衣蔬食，常至断炊”，以至垂暮之年依旧一贫如洗。康熙十七年(1678)，张岱八十二岁，有除夕之诗云：“烧钱钱穷鬼，酹酒腊文心。”明亡三十余年，张岱一直为“穷鬼”所困扰，而“文心”依然活泼旺盛。在此期间，不但实现了几代人的宏愿，修成明史巨著《石匱书》，而且还写定其他多种著述。

明清之际是社会历史、文化学术发生剧变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一批包括张岱在内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他们具有坚贞的气节，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张岱著作等身，存世者与亡佚者总计不下四十种，涉及的领域包括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医药、文字、音韵、经学等等，其墓碑题作“有明著述鸿儒”，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张岱在学识、气节、历练等方面不比其他大师逊色，而思想之鲜活，才艺之美富，则是他的特殊优势。清初一些学术大家对洋溢着人文精神的晚明新思想新文学颇有成见，甚至视为洪水猛兽，以为明朝不亡于“流寇”，不亡于党争，而亡于学术，亡于阳明心学，特别是李贽等人“异端”之学，因而排抵不遗余力。张岱不然，他对晚明异端之学和公安派、竟陵派新文

学均予吸纳，又能自出手眼，博采百家；既迎纳晚明新学之潮，又深探传统儒学之根。故其学坚实深厚，洒脱灵动，鲜有明末文士浮躁浅薄的陋习和清初儒者厌新复旧的弊病。张岱欣赏“慧业文人”，自己也属此中人，不但善文章，工诗词，而且通晓戏曲、音乐、造园、绘画、书法、篆刻，以及美食茶道，古董珍玩，花鸟虫鱼等等，凡百诸艺，几乎样样在行。若论文学成就，以散文为独绝，人称“绝世散文家”。作为明代散文史上的殿军，他善于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辩证地分析和总结明代文学创作的得失利弊，取诸家之长而弃其短，掇公安、竟陵之英华，集晚明小品之大成，将情与理、雅与俗、灵与朴、生与熟、小与大、整与散、疏与密种种相反相成的美学因素较为完美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且望而知为陶庵”（《琅嬛文集·又与毅孺八弟》）。对于张岱的散文造诣，其友王雨谦是这样评价的：“盖其为文，不主一家，而别以成其家，故能醇乎其醇，亦复出奇尽变，所谓文中之鸟获，而后来之斗杓也。”（《琅嬛文集序》）以文章泰斗许之，并非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

## (二)

现存张岱散文集有三种，即《琅嬛文集》、《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后二种系随笔，入清不久已有刊本行世，流传较广，《琅嬛文集》直到清末始有刻本。《陶庵梦忆》，八卷，收文一百二十余篇，篇幅简短，长文很少，最短者不满百字，积而成书，短隽有味，代表晚明小品的极致。作者借鉴宋人《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诸书，以回忆录的形式追述往昔

繁华。唯宋人之书犹守“风土记”、“岁时记”的编撰规制，重视故实的考述，而《陶庵梦忆》纯属随笔小品，记叙编次，自由随意，“遥思往事，忆即书之”，“不次岁月”，“不分门类”（《梦忆自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更具文学性。书中所载多琐屑之事，涉及城市胜概、山川景物、风俗人情、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人物多为市井众生和文艺界名流，若画师、琴师、工匠、花匠、艺妓、优伶、说书先生、杂技演员等等，皆为之传神写照。其事碎，其人杂，其篇散，而神气未尝不完聚。全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鲜活的人文气息，闪耀着新兴市民文化色彩，表现了作者对这种新文化新世相的欢迎赏悦和深深追怀，而不仅仅在于寄托故国之思易代之悲。读解《陶庵梦忆》必须把握这一主脉，方能探其底蕴而赏其真趣。

张岱喜美食，精茶道，他坦诚告白，年轻时嘴极馋，想方设法采购南货北果、山珍海味，“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耿耿逐逐，日为口腹谋”（《方物》）。不仅遍尝美味佳肴，而且深知食品烹饪法、点心制作法、水果保鲜收藏法。他是美食家，饮食文化学者，有别于一般但知大嚼狂饮的饕餮之徒。张岱尤精茶艺，善辨泉水、产地、品种，了解制茶的各道工序，即所谓“杓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等等，致令著名茶艺专家闵汶水也自叹弗如：“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闵老子茶》）《陶庵梦忆》中有许多描述食事茶事的小品文，如《乳酪》、《蟹会》、《露兄》、《兰雪茶》、《鹿苑寺方柿》、《闵老子茶》等，或清逸馨远，或腴艳甘流，给人以知识和美感，为中国美食文学之奇葩。张岱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均持肯定态度，在《陶庵梦忆》中津津乐道口腹之欲，也大胆记述色与性。他坦白承认自己“好美婢，好娉童”，出入妓院，与南京秦

准名妓顾眉、董白、李十、杨能、王月生等往还，称其为“姬侍”；尤其赏叹王月生，形容她的面色“如建兰初开”，纤足“如出水红菱”，性格“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王月生》），搜尽美词献给她这位青楼女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灯红酒绿欢声笑语中窥见妓女们的悲惨命运，肉体和精神上的痛楚，一一形诸笔端。《二十四桥风月》绘影绘声地描述扬州“歪妓”徙倚巷口寂寞无聊的情状，又揣想“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此情此景断非浪荡子轻薄儿所能想见。《扬州瘦马》则以小说家的手腕活龙活现揭示扬州地区收养贫家少女再转卖客商官绅作妾的陋俗，刻画市侩牙婆之流以吮吸“瘦马”膏血来养肥自己的丑恶嘴脸。这些生动逼真的世情风俗画卷，显示了张岱这位写实主义大师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表现力。

人的情欲，需要多种多样，非止于食色二端。张岱怀着浓厚的兴趣，运用欢快灵动的笔墨，展示明季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民间娱乐活动，既有缙绅士夫的诸种清娱，如戏曲、音乐、园林、书画、古董、珍玩，也有民间里巷的各种游乐，如烟火、灯彩、龙舟、演武、蹴鞠诸戏。逢到节日盛会，便会出现人山人海、万众狂欢的场景，阔人穷人，雅人俗人，各得其乐，作者以绚烂活泼的笔墨描绘出晚明社会一道非常别致的文化风景线，反映了社会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文化心态的放佚和活跃。《陶庵梦忆》中这类文章最多，精彩纷呈，情趣盎然，充分表露出作者的奇情藻思。

《陶庵梦忆》除重视表现人的情欲之外，又热情赞述人的才智和技艺，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世俗众生，也是具有某种特殊智能和技艺的奇士异人。在张岱师

长辈名士中，如黄汝亨（字寓庸）“交际酬酢，八面应之，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僮奴，杂沓于前，未尝少错”（《奔云石》）。邹迪光（号愚公）精悉诗文书画、戏曲歌舞，又深于构园叠石，“其园亭实有思致文理者为为之”（《愚公谷》）。范允临（字长白）虽长相奇丑，而才情美富，“冠履精洁”，“丝竹摇颺”，园亭精致，“尽可自名其家”（《范长白》）。在与张岱过从甚密的友人中，陈章侯、姚简叔、曾波臣工于画，彭天锡、祁止祥、刘晖吉精于戏，王侣鹤、王本吾、尹尔韬深于琴，金乳生之深耽园艺，闵汶水之妙解茶道，其才艺皆卓卓可称。张岱与各行各业的民间艺人关系密切，交谊甚深，对其才艺备极赞赏，称竹刻艺人濮仲谦“技艺之巧，夺天工焉”（《濮仲谦雕刻》），称评书艺人柳敬亭“描写刻画，微入毫发”（《柳敬亭说书》），称女伶朱楚生“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虽昆山名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朱楚生》），称灯彩艺人夏尔金“剪采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细笼芍药之致”（《世美堂灯》）。人是万物的精灵，赞美人的智慧、才能、技巧，是张岱散文的一个突出主题。其对象以文艺为重点，兼及民间百戏乃至各种“奇技淫巧”；既取名士文人，并包市井细民俗子。在张岱笔下，人的内涵较之传统观念更加丰富，体现出晚明文化精神对人的新发现和对人的尊重。

《陶庵梦忆》所取地域背景，除北方山东兖州、泰安几个府县外，主要是绍兴、宁波、嘉兴、杭州、南京、镇江、苏州、扬州等江南名城，这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城市最繁华的地区。但是，在甲申之变中，在清兵入关以后，由于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和清朝民族压迫政策的摧残，江南经济和文化急速衰败，昔日繁华，荡为轻烟，鞠为茂草。在社会大震荡中，张氏家族也由荣

显骤然降为贫贱。张岱因此而生沧桑感、幻灭感，“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梦忆序》），深怀国破家亡之痛，荆棘铜驼之悲，也包含对明季黑暗现实的忧愤。不过所寄情思的重点则在对前朝繁华靡丽的城市生活和自由活泼的文化氛围的追怀和眷念，基调奔放明快，绚烂奇丽，虽然也夹杂感伤的成分。张岱作为大学者、大史家，对明季黑暗现实和腐败政治有清醒的认识，并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而对当时经济和城市的繁荣，思想文化的活跃，则取欢迎赞赏态度，这和某些清初大儒在反思历史经验时，每每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异端邪说的泛滥，从而导致人心放荡，礼法毁弃的保守观点，有很大区别。在明末清初群星灿烂的时代，张岱是最富人文精神的作家之一。

《扬州清明》一文末尾，透露了作者的内心独白：“南宋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眈眈，能无梦想！”非但扬州清明之丽景，一切江南江北之繁华景象新奇人物都令他魂牵梦绕，情见乎词，于是给后世留下了《陶庵梦忆》这部五色纷披的晚明城市风俗长卷。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风俗图之瑰宝，那么，《陶庵梦忆》则是中国文学史风俗记之绝唱。

### (三)

《西湖梦寻》五卷，成于清康熙十年（1671），作者时年七十五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著录，其提要云：“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

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于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全沿”云云,含有轻蔑之意,但也道出张岱与公安、竟陵的联系。刘侗是竟陵派继钟惺、谭元春之后又一位巨擘,约长张岱三岁,二人曾有交往,《西湖梦寻》在体例和文字风格上与《帝京景物略》也有相仿之处。此外,《西湖梦寻》还从嘉靖间名士杭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转录征引了不少材料,包括掌故旧闻和描写湖山的精彩句段。但这部书的独创成就和鲜明个性仍灼然可见,它不仅汇录了嘉靖以前歌咏、记叙西湖的诗文、传说、史实,而且补充了明末清初的新材料,大都得之作者亲见亲闻,至于识见之特异,情致之深永,写景之清逸,叙事之轻灵,更是独树一帜。这是一部介绍西湖掌故、地理,近乎地志、杂史性质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特为西湖“传神写照”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山水记和风俗记。

张岱一生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曾多次在此栖居、读书、游览。他观赏西湖山水有其独特的审美眼光,强调领略山水的自然状态,即所谓“幽致”、“幽赏”、“真性情”。所以,他主张游湖宜避烦嚣,选择幽僻的去处,认为“雪嶽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雨色空濛,何逊晴光滟潏”(《明圣二湖》)。而粗俗、浅薄、豪奢之辈不知此理,以追逐热闹繁华为乐,昧于山水真趣,“其于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风味,实有未曾梦见者在也”。他游湖,具有一种“深静”、“灵敏”的审美心胸,厌嚣杂而喜幽绝,曾于严冬腊月,大雪三日,驾一小舟,独往湖心亭看雪;又于夜深人静,纵舟湖上,酣睡十里荷花之中。游西溪时,忽动栖隐之心,“余谓西湖真江南锦绣之地,入



其中者，目厌绮丽，耳厌笙歌，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西溪》）。因此所作山水小景，为西湖传神写照，总有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张岱对人间生活“极爱繁华”，而于山水则喜幽寂，是真得山水之趣者。山水以保持自然形态为贵，一涉繁华器杂便失却本真，观赏价值也大大降低。

《西湖梦寻》广记山水林壑自然景观之美，也记园林别墅、亭台楼阁、寺观祠庙人文景观之盛；既写建筑物本体结构形制的精巧美观，尤其注重描述选址的得当，取景的巧妙。园林别墅只讲精致华饰是不够的，还须以拙朴取胜，带有野趣，以求得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张岱非常赞赏自己在莲花峰下所建的青莲山房，“跨曲涧，深岩峭壁，掩映林峦间”，择地绝佳，内部结构曲折华美，“精思巧构，大类迷楼”，但外面的布置极简朴，“以石屑砌坛，柴根编户，富贵之中，又着草野”。青莲山房内华外朴，华藏于朴，而湖心亭则金碧辉煌，飞彩流丹于澹澹烟波之间，毫无遮拦，“游人望之，如海市蜃楼，烟云吞吐，恐滕王阁、岳阳楼俱无甚伟观也”。此亭非但没有破坏自然景观，反而使湖山大为增色。在杭州西湖建筑史上，也有大兴土木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性事件。九里松原是清凉世界，“苍翠夹道，藤萝冒涂，走其下者，人面皆绿”。后来南宋理宗为爱妃在此建功德院，“巧丽冠于诸刹”，“经始时，望青采斫，勋旧不保，鞭笞追逮，扰及鸡豚”，从此万绿化为乌有，“昔日曾传九里松，后闻建寺一朝空”。在中国历史上，开山伐林，建宫殿，修寺院，造陵墓，严重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史实，不胜枚举，九里松的毁灭仅是一例。强调建筑艺术与生态环境、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这是张岱建筑思想的精髓。